

《要來一盤一騎咖哩嗎？》試閱

※

聽見門後隱隱傳來的吵鬧聲，卡農·梅芬絲停下腳步，捏緊了手中的書包提把。

帶領著她的老師像是察覺到身後少女的情緒，體貼地留給她一段喘息的時間，寬容對待的同時又微微偏頭，用著殘酷的聲音，開口告訴她「這沒什麼好怕的」，然後，她僅僅停頓了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在卡農來不及抬頭時，便立即把大門拉開。

喇啦！

——好像有一道隱形的布幕，隨著大開的大門從卡農的腳邊溜進室內，掩蓋住所有的聲音。那些或站或坐的學生們頓時安靜了下來，轉頭一看見老師，馬上就回到位置上坐好。

「一個寒假沒見，你們就不能再多點長進嗎？」班導狩谷由紀惠用指尖扶住自己的額頭，誇張地嘆了口氣。

這種浮誇的動作沒有減損這位老師絲毫的美貌，反而更加讓人意識到她那種渾然天成、成熟美豔的大人氣質，這讓卡農打從心裡羨慕，但很快的， she 就把這種愚不可及的妄想給丟到腦後，因為她已經在狩谷由紀惠不動聲色的引導下，走到了講台上。

「跟大家介紹，這位是從東京轉來的新同學。」

狩谷由紀惠的聲音在卡農的斜後方響起，然後就被更多的聲音所埋沒。

「是東京耶！」

有光是聽見卡農的來處，就大表感動的人。

「那是東京的制服嗎？好可愛！」

還有在打量了卡農身上穿的那件再普通不過的水手服時，尖叫出聲的女學生。

「真是厲害！」

最後濃縮起來，就是這種似是而非，好像有許多想法，但其實什麼也沒有的空泛結論。

無關卡農本身，也無視了她的意志，只是單純地將從書上學習而來的知識，化做實體的感動。

面對那一雙雙坦率的目光，卡農忍不住挺直了背脊，左右膝蓋併攏，將右手放到了後腰上。

「我是卡農·梅芬絲——不，現在該叫羽佐間卡農了。」

聽見熟悉的姓氏，教室裡的同學們頓時騷動起來，就在這時，卡農感覺到一道銳利的視線突然射了過來，她不動聲色地回瞪過去，發現那是一名坐在角落的女學生，留著一頭俐落的栗色短髮，還有一雙生氣勃勃的褐色大眼。

似乎在哪裡見過的样子……卡農仔細回憶了一下，發現兩人確實見過，就在昨天。

當她和養母羽佐間容子回家後，旋即被領進一間房內，裡頭趟著一位正陷入沉睡的黑髮少女。

如洋娃娃一般白皙精緻的面容，平穩的呼吸，讓卡農一瞬間聯想起童話中的白雪公主，而守衛她的騎士，就靜靜地坐在床頭邊，食指抵住嘴唇，對兩人輕輕地搖了搖頭。

遠見真矢——這是黑髮少女，亦即也是卡農的姊姊羽佐間翔子的好友——也是現在正瞪著卡農的同班同學。

她對卡農散發出的針對性之強大，讓原本趴在真矢前面座位睡覺的男學生似乎感覺到壓力，「唔」了一聲，抬起了埋在雙臂間的頭。

那名黑髮男孩正巧望向了卡農的方向，他先是眨了眨眼睛，再確認周圍環境後，確認自己的確是坐在熟悉的位置上時，便對「不該出現在這裡」的卡農抱以疑惑的表情。

黑髮男孩對卡農抱持警戒，但也同樣坦率且毫不迴避著卡農的視線，他正想張嘴說些什麼，就被坐在左邊的男孩狠狠踢了一下腳椅。

「笨蛋。」

瀏海長到幾乎蓋住眼睛和自己秀氣長相的少年，動作優雅地撥開了垂在胸前的髮絲，然後一點都不優雅地用嘴型無聲說道。他還指了指對方睡到翹起來的頭髮，在黑髮男孩紅著臉，手忙腳亂地整理時，露出一抹無奈又溫柔的微笑。

明明是男生，臉皮卻比女生還薄；明明是男生，卻長的比女生還要好看。

這是卡農在這一瞬間，對兩人作出的評語，同時也對教室內的其他人竟然能夠無視兩人互動這件事感到無比驚訝。

後來，卡農知道那兩位男生的名字，前者是素有「西坡祕密武器」之稱的真壁一騎，出腳相助的那位則是他的好友皆城總士。

現在的卡農，則是暗自告誡自己打起精神，應付將可遇見的好奇盤問與無聊問題，以及那位因為自己存在，導致義姊羽佐間翔子存在尷尬，而對自己抱有敵意的遠見真矢。

「請多指教。」

她的視線筆直地望向教室最後面的佈告欄中央，以獨特的凜然氣質，堂堂正正地承接下自己那無法預期，也不被期待的虛幻未來。

01.我們

「午休時間已經結束了，一騎。」

一道僵硬中帶有一絲溫柔的聲音，是由一位讓人眷戀又安心無比的人所發出來的。

「唔……」被對方如此叫喚，真壁一騎揉著眼睛，循聲轉頭，慢慢地向上看。

映入模糊視野之中的，先是那片被柔和光線渲染，看來無比柔和的木製牆壁，接著他眯起眼睛，聚焦到站在自己斜後方的青年臉上。

「一騎？」似乎是對一騎遲緩的反應有些擔心，來者將他的手搭在一騎的肩膀上，輕輕搖晃。

太陽的餘暉透過窗戶射在對方身上，在來者的臉上落下一大片陰影，擋住了他難得一見的憂慮表情。

這或許也是這人精心計算之後，才展現給自己看的角度吧？一騎毫無來由地猜想到，然後極為順手地撥開了那頭落在自己眼前、飄逸的褐色長髮，慢慢的將它攬回對方的肩膀後方。

「總士。」

面對童年好友露出的那張太過俊美的臉龐，面無表情的一騎忽然笑了。他略過了總士的表情從擔心變成不悅的那一瞬間，逕自將手伸到他面前，將掛在總士鼻樑上的眼鏡拿下。

沒有眼鏡作裝飾，皆城總士那張白皙秀氣的臉龐，看起來更年輕了，讓一騎不禁想起了中學時的他。

「我好像做了個夢……夢到以前，我們還沒畢業的時候。」一騎歪頭回想，圍裙的肩帶滑落到他的手臂上，「對了，就是卡農剛轉學來的那個時候。」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五年前？你這是睡傻了吧？」總士搖頭失笑，比夢中五年前還要更長的美麗頭髮，隨著他的動作左右搖晃，點點光圈猛地自他的周身向四處灑落，在接觸到一騎皮膚的那一刻，又很快地消失了。

被一騎那雙明亮的黑色眼眸如此專注的凝視，總士拉開一騎身邊的椅子落坐，接著一手握拳放在嘴邊輕咳一聲。總士用左邊的側臉對著一騎，一副正經的模樣說道，「比起這個，我覺得你的爐子好像快要燒掉了。」

停頓了一拍，一騎眨了眨眼睛。

「嗚哇啊啊啊啊！」在理解了這句話的意思後，一騎猛地跳起，用手撐著餐桌，輕鬆翻過中間相連的吧台，彎腰想去關瓦斯，又瞬間停止動作，「……你不是已經幫我關掉了嗎？總士！」他回過頭自以為凶狠的瞪向對方，換來的是總士噙著嘴憋笑的表情。

「真是的，別嚇我啦……」一騎頓時脫力地靠回吧台上，用兩隻手肘支撐自己的身體。好友早就偷偷地替自己關火，卻老是這樣開玩笑嚇唬自己，也只能讓一騎暗嘆一聲交友不慎。

雖然有滿腹抱怨，但只要總士一個挑眉，一騎還是只能老實地轉身去煮他要的咖啡，不多時，小小的餐廳「樂園」裡，不只充滿了咖哩的香味，間中還帶有濃濃的咖啡香氣。

「總得給你一點教訓。」一騎傾身把咖啡放到總士桌前，後者非但沒有道謝，反而繼續訓話。

總士用手指勾起杯柄，輕啜咖啡，動作優雅的好似貴族，說出來的話卻跟他的長相一點都搭不上邊，「否則下一次，這家餐廳就不能保火災險了。」

「說的好像甲洋有替自己家保險似的……」

「嗯？」

「沒什麼！」

面對總士面帶笑容的威嚇，一騎連忙口，乖巧地轉身替他盛飯。

趁著這個當下，總士放下茶杯，拿起被一騎擱置在自己手邊的眼鏡戴上。他的視線穿過鏡片，看著柔和的橘光從落地窗射入，打在一騎忙碌的背影上，黑髮隱隱折射出與夕陽一樣的光輝，讓他整个人宛如融化在空氣之中。

一騎的頭髮變長了，從原本俐落的短髮，到微微過肩的半長髮——這明明是早就知道的事，但在看著他的髮梢因為移動而時不時地掃過一騎自己的頸部與肩膀時，總讓總士忍不住動作一頓。注意到這一點，他連忙將視線從一騎身上移開，低下頭來瞪著自己的杯子，嚴肅地研究自己是否該續杯。

「不能再喝了，咖啡因過量可不好。」

一騎不知何時從廚房的最後方走到了前台，身體稍微越過吧台桌面，拿走總士專用的茶杯，取而代之的，他將手上端著的盤子放到總士面前。

一半是白飯，另外一半則淋上咖啡色的醬汁，裡頭還有熬煮許久、等塊大小的胡蘿蔔與馬鈴薯，因為總士拯救有功，爛的恰到好處，讓人光看就食指大動。

這是一盤咖哩。

「……好香啊。」總士閉上眼睛，深吸一口氣。

「因為你餓壞了吧？」被人誇獎，一騎的臉色不自然地紅了起來，把頭偏向一邊，逞強地說道。

「或許是吧。」

但對總士來說，這不僅只是一盤咖哩而已，而是，一騎所作的咖哩……如果把這句話說出口，某人估計會因此惱羞成怒，發揮出超越美國大聯盟最佳投手的臂力，把他現在正在清洗的杯子朝著自己投擲而出。

為了避免這樣的慘案發生在自己身上，睜開眼睛的總士沒有去看一騎害羞的神色，只是拿起隨盤遞上來的湯匙，態若自然地開始進食。

一時之間，「樂園」裡只有總士安靜咀嚼的聲音。

看著總士滿足用餐的模樣，像是成功達成了什麼成就的一騎鬆了一口氣，「今天好像比較早回來呢？」他將兩隻腳交叉，整個人半趴在桌台上，將下巴搭在自己的手背上，微微歪著頭，慵懶地問道。

漫不經心的一騎其實也只是無聊隨口一問而已，沒有真的指望總士回答，可惜有人看透了他的企圖，並且打定主意今天一定要貫徹始終地給他一個教訓。

「因為我有預感，今天某人可能會不小心燒掉廚房啊。」

「才、才不會呢！」

總士明明是用開玩笑的語氣說話，但卻會讓一騎不由自主地緊張了起來。

此刻的一騎，正像是小時候被家長責罵的孩童，明明犯了錯，卻極力主張自己的無辜，希望父母可以對自己露出微笑，摸摸他的頭，包容著這樣的自己。

「你睡的這麼熟，連我推門進來的鈴聲都沒聽到呢。」

總士當然不可能如一騎內心期望的那樣做，話雖如此，自小到大，無論一騎闖下多少禍，他還是會在最後一刻替一騎收拾善後，揮一揮衣袖，毫不居功，頂多指使一騎晚餐多煮點自己喜歡的菜色而已。

總士的妹妹織姬如此評論，據說這樣就叫做傲嬌。

而一騎恰好知道，她的哥哥對其胞妹，似乎也抱有相同的想法。

「工作那邊，算是告一個段落了。」

看著一騎有些窘迫的神色，總士輕笑一聲，終於打算放過他。這種以總士的為人來看，算得上是「無比溫和」的態度，若是讓與總士一起研究的同事們撞見，鐵定會嚇到跑去氣象台再三確認，看看今天下的雨會不會是紅色的。

「辛苦了。」處於最高特權階級的一騎毫無自覺，再自然也不過地接受了總士偶爾心血來潮的捉弄與寬容，等收拾告一段落後，繞過前台又坐回原來的位置上，對著旁邊正在吃飯的總士問道，「對了，甲洋呢？」

秉持著食不言的總士只在一騎的注視下堅持了一秒鐘，「在收尾，應該晚點就會回來了吧？」

「這樣啊，幸好我今天煮的飯夠多。」一騎轉頭看了看牆壁上的時鐘，不過才快要五點而已，這時間，連平常會來打工幫忙的遠見都還沒結束訓練，更別說是其他人了，這麼一想，現在這個坐在自己旁邊，正用優雅的動作迅速消滅食物的總士才算是異常，而且還是異常中的異常。

這可是那個工作狂總士呢！是不到晚上八點以後，不可能會離開研究室下班，甚至還會忘記吃飯而血糖過低差點暈倒的皆城總士——

「總士，你是不是被霸……遇到什麼研究上的困難了？」猶豫了一會，一騎好不容易才把那句「被霸凌」的玩笑給噎回去，他發現自己無法想像總士會遇到那種情況，反過來還差不多！

哪裡聽不出來一騎的意思，總士默默的把最後一口飯吃完，再一口氣喝光一騎遞給自己的水，對他挑了挑眉，「就算真有問題，跟你說也聽不懂吧？」

「呃……」

的確，一騎至今只知道總士的工作是在那個巨大的地底設施裡「做研究」而已，但詳細的內容，就算總士好心地向一騎說上三天三夜，不只是對牛彈琴，還極有可能會讓一騎直接沉睡到世界末日都不會醒。

套用另外一位友人近藤劍司的話，就是「一騎的全部天份，都點到肉體上去了」，雖然明知他指的是一騎那如鬼神一般的運動神經，但這也同時讓人知道他們當屆的學生會長，語文成績有多麼地慘不忍睹。

「我不行的話，還有甲洋啊……對了，還有翔子跟卡農！」

「甲洋就算了，要我找羽佐間姊妹，你是認真的嗎？」總士的性格認真，最厲害的地方，在於可以毫無自覺地得罪所有人，「她們就像是構成Festum的矽跟海水之間的關係，因為無法代謝而不相容，雖然以現有的資料推斷，目前的演化速度極有可能讓Festum……」

雖然總士接下來的話，一騎一句也聽不懂，但他依舊能夠坦率地稱讚一聲「好厲害！」並順利地理解了總士想要表達的意思。

羽佐間翔子是和他們一起長大的玩伴，而卡農則是「外地人」，幾年前，因為雙親去世，才被遠親羽佐間容子——翔子的母親——收養，並接來島上同住。

初時，卡農周身散發出如軍人一般的嚴肅氣息，和島上的孩子們有些格格不入，而在經過長期相處之後，她也慢慢地和大家打成一片。

身體不好的翔子容易害羞，卡農比較死板，但兩個人都是好人，偏偏只要湊到一塊，就會產生出那種尷尬到無話可說的氣氛，雖然有心想要修復彼此間的關係，可久而久之，兩人還是不約而同地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

「為什麼會這樣呢？」一騎起身整理餐桌，雙手抱著托盤，站在原地嘆息，他是真心地感到惋惜，「要是我有兄弟姊妹的話，一定會很開心吧？」

長期投身於藝術之中的父親，雖然疼愛獨子，卻疏於照顧，這讓一騎有時候覺得很寂寞，他悄悄地抬頭看了坐在位置上的總士一眼，又飛快垂下眼瞼，「假如說……我是說假如啦，我有時候會想，如果總士是我的兄弟就好了。」

總士的父親是校長，工作業務更是繁重，幾乎每天都無法在家和總士共進晚餐，每當這個時候，吃膩了微波食物的總士就會跑到一騎家蹭飯。

拜總士挑剔的味覺所賜，一騎的廚藝，就是在那段時間突飛猛進的。

在那段無憂無慮的學生時光中，從上課到放學，一直到吃完飯後的功課指導，他們幾乎形影不離，感情好的跟真正的兄弟一樣。

所以一騎才會這樣期望。

他同時也希望，對方也是這樣祈禱的。

「呐……總士？」

可是總士卻維持著沉默，這讓一騎感到不安。

幾分鐘後，總士微微傾身，過長的褐色瀏海落下，恰好遮住了他面向一騎的那一側。即使不用細看，一騎也能想像得到總士現在的表情：他會無意識地用牙齒咬住下唇，在那張白皙俊美的臉龐上，現在，一定出現了些微為難的表情吧。

只有在面對一騎時，那雙淡定無比的褐色眼眸，和游刃有餘的應對態度，才會出現強烈的情緒起伏。考慮到自己的工作性質，總士知道這種動搖的態度，對於己身是非常危險的狀況，可是他無法割捨，因為——這是只有在面對一騎的時候，才會出現的情形。

只要讓一騎遠離自己的工作就好了，兩人只要像現在這樣，那就好了。

對上那雙忐忑不安的黑色雙眸，一騎死撐著站在面前，一副搖搖欲墜卻又勉強打起精神的模樣，讓總士在心中輕嘆了一口氣，在迎向一騎那帶著期望的表情時，說出了他最想聽到的答案。

「是的，我也是。」

看著一騎倏然綻放的笑容，總士知道，他引以為豪的自制力又再次為了對方而軟化，而他突然很想詢問這個敏銳又遲鈍的傢伙一件事。

「……話說回來，你知道遠見為什麼會來這裡打工嗎？我先說，可不是為了賺那一點零用錢啊！」

「我當然知道，畢竟，遠見擔任自衛隊的駕駛員，薪水可是很優渥的。」

「哦？」

望著一騎得意的表情，一時之間，總士竟無話可說。

他急忙低下頭，低頭研究起盤中湯匙的折射角度與光源間的變化，一騎沒有察覺總士的動作與心情，逕自說了下去。

「遠見之前就有跟我說過，她是為了要好好訓練自己的廚藝才來的。」

「……」

總士的身體倏然一僵，說起來，在這座島上，他的腦袋也是公認的數一數二，很少有被人辯倒到無話可說的地步，但偏偏一騎就是有辦法做到。

挖坑給自己跳的遠見真矢，當真是龍宮島上無所畏懼的最強勇者……不，或許她現在已經第八百次後悔當初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對一騎說了吧？

總士扯起嘴角笑了笑，當作聽見一騎說明的回應，既沒有否定他的回答，也並不表示贊同。一騎倒是對於自己的答案很有自信，看也沒看總士一眼，就把桌上的空盤子端走，放入蓄滿肥皂水的洗碗槽中，然後微微側頭，揚起下巴指揮起好友。

「有客人來了，快點讓位吧！」

總士挑起眉頭，順手用中指推了推眼鏡，瞥頭往大門的方向看去，「這裡可是我的專屬位置呢，即使來客是這間餐廳的房東……春日井甲洋，我也是不會讓的。」

「嗯？」正低頭推門進來的青年聽見自己的名字，停下動作，維持著一手推門的姿勢，抬起了頭，「有人叫我嗎？」

他微微停頓了一下，視線掠過坐在桌前，正一手靠在椅背上，另一手隨意地揮了兩下，當作打過招呼的總士，直接跳到了在他斜後方，正在倒水的一騎身上。

「一騎，我快餓死了！我的飯呢！」

春日井甲洋發出爽朗的笑聲，對著自己的同事兼上司辦了個鬼臉，他最厲害的地方，在於精準地拿捏了兩人之間心的距離，既不讓對方感到不舒服，同時還會引人放鬆下來，不自覺地露出些微笑意。

當然，甲洋很清楚，雖然自己擅長與人相處，可這對總士來說，是沒有任何效果的。這一次也是，甲洋仍舊沒有放棄，再度嘗試——果然，那傢伙跟塊頑石一樣，除了一騎之外，沒有人能使他產生動搖與變化。

預料之中，總士沒有對他的鬼臉有任何反應，甲洋也只是聳了聳肩，逕自選了個餐廳中間的位置坐下。

※

當甲洋一坐下，一騎便迎上前去，算準時間將水放到他的餐桌上，然後又刻不容緩地轉身去替對方準備餐點。

兩相比照之下，讓總士不禁開始懷疑起自己在一騎心中的地位，似乎沒有他所想的這麼高。

「總士，你沒吃飽嗎？」一騎放大的臉龐突然貼了過來，在總士來不及反應過來前，一騎將額頭靠到總士的頭上，在這一瞬間，總士甚至可以感受到一騎眨眼時，迎面而來的微弱風壓，就這樣結結實實地打在自己的眼臉上。

「你的臉好紅，發燒了？」一騎將身體向後拉遠，隨即驚訝地問道。

「啊……不，只是空調太弱了。」覺得自己瞬間已經滿身是汗的總士自然地拿起了一旁的冷氣遙控器，然後更加自然地說道，「還有什麼需要做的嗎？」

一騎仔細地觀察了總士的表情，確認真的沒事後才回答，「事前準備都差不多了，其他就等客人上門了。」

「那我先去外面一下，吹吹風。」

「啊？」

不等一騎反應過來，總士已經奪門而出了，不知道為什麼，他的背影讓一騎有總「落荒而逃」的感覺，等門關上後，緊接而來的，是甲洋哈哈大笑的聲音。

「真有你的，連那個皆城都……噗哈哈哈哈！一騎，你果然是我們之中最強的！」

一騎一邊往窗外看去，一邊把盛好的咖哩端了過去，「你在說什麼？」

「沒事沒事，說起來，真是托你的福啊，我一整天都被皆城奴役，可不想要下班吃個飯，還要聽他說教。」

一騎微微皺眉，有些不贊成友人的評語，「總士不是這樣的人。」

「哈哈哈，只是太過認真而已，他的腦袋裡，除了工作跟你之外，大概也塞不下別的東西了。」見一騎還想反駁，甲洋搖了搖手中的筷指，然後用筷子指著一騎，「以平均說一百句話來計算，皆城裡面有百分之六十是在討論工作，另外百分之三十是在說你。」

「……那剩下的百分之十呢。」在吐槽對方「你真閒」之前，一騎下意識地反問。

「例行性的打招呼啊！」甲洋用筷子插起一塊馬鈴薯，一口吃下去，再繼續說道，「每次都站在距離我大約五公尺的位置，停頓了一點五秒後開口道早，精準的就像是機器人呢。」

「不，怎麼想，有問題的都是你吧……」

一騎終於抓住了空檔，稍微回擊了一下，力道甚輕，對甲洋根本說不上是傷害。不過，他本來就沒有那種意思，這只不過是朋友之間的拌嘴而已。

在甲洋捧起飯碗大口吞嚥時，一騎默默走回吧台後方，隨手拿起抹布擦拭桌面。

他低下頭，凝視著光滑桌面所反射的鵝黃色燈光，突然有些感慨。

這麼平靜的生活……還挺不錯的。這是一騎自半年前從東京返回後，終於能夠坦率承認的心情。

「一騎，再給我一杯水！」

「好啦！」

可惜，沒等他深入地體會這樣難得的感受，就馬上被甲洋煞風景的破壞。一騎沒好氣地端起水壺走上前，故意替他倒了滿滿一杯，再把水壺放到他桌上，「要喝自己倒！」

「有你這樣對待房東的嗎？我要漲你房租了喔！」甲洋瞪著搖搖欲墜的水珠，哇哇抗議。

「當初簽約的時候，總士不是都和你談好了嗎？房租只能隨著物價做合理調漲。」

一騎有些得意地說道，他雖然聽不懂當初兩人在簽約前不停談論的各種數字，但最終的結論，總士可是清清楚楚地告訴他了。

當然，智力與總士不相上下的甲洋怎麼可能沒有發現簽約時文件上的漏洞，他只是假裝沒有發現而已，追根究底，也是看在一騎是自己的同學兼好友的情份上，再加上「樂園」原本是甲洋的父母所開的店，在春日井夫婦去世後，甲洋繼承了這間房子，可惜，他的廚藝卻與其數字敏銳度成反比，慘不忍睹，根本沒辦法開業，好好的一間餐廳，就這樣被迫歇業了長達三年半之久。

一直到離島的一騎回來，正想著要做些什麼好的時候，總士提起了甲洋的店，並且在極短的時間內擬好合約，帶著一騎去和甲洋交涉。

速度之快，讓一騎合懷疑，那份合約，其實一直就壓在總士的電腦鍵盤下方，等到需要的時候馬上就可以拿出來用了。

「我就知道總士那傢伙胳膊老是向外彎，這個『合理』要怎麼解釋，可是他說了算。」

「沒那回事。」正好回來的總士耳尖地聽見了這段話，不慌不忙地挺起胸膛解釋，「我一直都是站在一騎那一邊的。」

「……噗！」正當甲洋張口結舌的時候，在總士的身後，突然傳來了一聲少女的嬌笑，「春日井，你又輸了。」

「遠見，妳來了啊。」一騎猛然看去，發現因為角度的關係，總士恰好把矮了自己半顆頭的遠見真矢給擋住，讓他無法在第一時間發現對方。

「嗯，不好意思，讓你久等了。」遠見從總士的身後探出頭來，她穿著以白色為底，黑色與紫色線條修飾的套裝，搭配一件白色的短裙，這是遠見和總士等人所任職的機構，所代表的女性制服。

遠見真矢微微喘著氣，對著一騎調皮地舉手敬禮，俏麗的栗色髮尾輕輕地掃過她的臉頰，閃亮的眼睛眨也不眨地望著一騎，讓一騎不自覺地撇開了頭。

「妳沒遲到，時間剛好。」

「那就好。」真矢笑嘻嘻地經過一騎身邊，熟門熟路地走到了流理臺旁，脫下套裝外套，穿上專用的圍裙，「今天的咖哩還是那麼香呢！」她打開鍋蓋，聞著撲面而來的香氣，滿足地眯起眼睛。

「妳要不要先吃？」

「不用了，工作完之後再吃，我才能吃更多啊！」真矢笑嘻嘻地對一騎大力揮手，在一騎疑惑地順著真矢的視線向外看去，直到這時，門上掛著的風鈴才伴隨著真矢的後半句話一起響起，「而且，客人也上門了。」

一前一後走進來的，是兩位身穿分別穿著綠色與白色裙裝的少女。

走在前面的那位穿著綠色長裙的少女，拿下頭上戴著的草帽，露出了一頭漂亮的黑長直髮；而穿著白色裙子的女孩則是有些不耐煩地撥開黏在自己頸部上的紅色髮絲，原本面無表情的臉在抬頭看到吧台後方的真矢後，不自覺地蹙起了眉頭，讓她看起來有些兇惡。

「翔子，卡農。」一騎有些驚訝這兩人竟然會同時出現，然後很快地迎上前去，輕輕扶住了卡農才剛放開的白皙手臂，「外面很熱吧？沒問題吧？翔子。」

「還、還好……」翔子像是被火燙傷了一般，雙手猛地一縮，避開了一騎的攙扶。

走在她身後的卡農像是沒看見兩人之間尷尬的氣氛，筆直地從中穿過，順便把翔子像是拎小雞一樣地帶到了座位上。

能夠讓身高與自己相仿的卡農，營造出「把自己一手輕鬆拎起」的感覺，羽佐間翔子的柔弱體質，已經是眾人所見，幾乎可以實體化的地步了。

「今天想要吃點什麼呢？」一騎拋開了心中的擔憂，拿起菜單走向兩人，在經過甲洋桌子旁時，不知道為什麼，對方原本懶散的坐姿好像變得挺直了不少，臉上的散漫笑容被一臉精明的模樣所取代。

甲洋在工作的時候，大概就是這副模樣吧。一騎猜中了，卻沒設想過對方為什麼會在下班之後，還勉強自己打起精神。

「咖哩。」

「咖哩……就好。」

兩名少女面對面坐在甲洋的隔壁位置上，看也不看菜單就開口點餐，卡農快了翔子一步，毫不猶豫的口吻反倒讓一騎愣了愣，等到翔子也說完後，他才笑著吐出一口氣。

「每次都點一樣的，不換種口味嗎？」

「唔。」

「我、我……」

一騎其實也只是隨口一提，沒想到兩人反倒真正猶豫了起來，認真思考著想要改選別的餐點，看著她們的表情，一騎終於忍不住笑出了聲。

翔子和卡農同時轉頭看了過來，神色各異，偏偏動作和抬頭的角度幾乎完全一致，兩個人面對面地坐著，簡直就像是在面對一面鏡子。

「工作辛苦了。」一騎對兩人微笑，不知道為什麼，卡農猛地皺眉眯起了眼睛，而翔子甚至乾脆把頭撇向一旁，怎麼樣都不再多往一騎身上看一眼。

感到有些受傷的一騎微微一頓，繼續再接再厲，「洋裝很好看，非常適合妳們呢。」

和下班後就急忙趕來的真矢不同，羽佐間姊妹穿的不是工作時規定的白底制服，而是一件飄逸且柔軟的裙子，她們大概是把換洗的衣物放在休息室裡面，下班後想轉換心情，於是便換上了。一騎這樣猜測。

轉移了注意力的一騎並沒有發現，在他隨意地誇獎了兩位少女後，被誇獎的兩人動作倏地一僵，突然以極為兇猛的氣勢同聲對一騎表示。

「還是吃咖哩吧！」

「……好、好啊？」一騎被這回應嚇了一大跳，自然沒有察覺到翔子與卡農臉頰上那太過豔麗的緋紅。

就算注意到了，恐怕也只會以為是外面溫度所致，然後貼心地調低冷氣的溫度而已吧。默默坐在隔壁桌，默默吃著咖哩的甲洋這樣想著。

在詢問了附餐的甜點與飲料後，一騎示意兩人稍等，便拿著點菜單走回吧台。他一邊將菜單遞給助手真矢，一邊回想翔子與卡農那極有默契的回答，看來這兩人的感情，似乎也沒有自己想像的這麼差嘛！

會一起結伴用餐，也是因為兩人的工作地點，幾乎只隔著一面牆壁而已，朝夕相處下來，互相理解的她們感情一定會越來越好的。

望著樂觀無比的一騎，甲洋咬著湯匙，兩手放在後頸上，以伸懶腰作為掩護，先是悄悄地往隔壁桌的那對姊妹看了一眼，又順著她們的視線看了回去。看著一騎認真製作料理的側臉，他無聲地嘆了口氣，把手鬆開，將湯匙放回桌上。

「一騎究竟知不知道，羽佐間姊妹之所以無法好好相處，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啊？」甲洋一把拉過正好經過自己桌邊的總士，用唇語無聲地問道。

被不小心抓住的人先是暗自責怪自己的不謹慎，隨即發現抓住自己的甲洋根本沒有放手的意思。總士固然可以用力地將他甩開，但是拉扯的動作一大，勢必會引起一騎的注意。

「……誰知道呢？」不動聲色地努力掙扎，像是在與之做交換一般，當總士吐出了這句毫無誠意的敷衍回答時，甲洋像是算準了總士忍耐的臨界點，立刻放開了他的手臂。

蹙眉的總士微微放鬆了眉間，依舊是一臉嫌棄的模樣，但甲洋卻敏銳地在他強裝鎮定的冷淡表情之下，看到了一絲驚慌與更多的欲蓋彌彰，「與我無關。」

皆城總士這樣說。

彷彿只要說出口的話，就會成真。

甲洋對這樣的總士露出了笑容，那表情似乎完全洞悉了一切，微微勾起的唇角上，掛著全然的理解與包容。

裝作沒有看懂甲洋的表情，總士轉身走開，和正好將咖哩端過來的真矢擦肩而過。

「請用。」好友來用餐，真矢的笑容比平常更加燦爛，動作也越發俐落。

「謝謝妳，真矢。」

「麻煩妳了。」

翔子仰起頭，對著她露出如月亮一樣清純溫柔的微笑，而坐在對面的卡農也朝著真矢點頭示意，一板一眼的動作讓人聯想起古裝劇中的武士。

「不、不客氣！」

面對卡農時，真矢的態度就顯得有些不自然，明明過了這麼多年，她還是沒有找到自己該如何和卡農相處，為了避免尷尬，卡農乾脆假裝忽略過去，直接拿起湯匙用餐。

而除了一騎，幾乎全島上的人都知道，比起羽佐間姊妹那客氣到宛如陌生人一般的疏離對談，真矢與卡農的關係，才是真正宛如油與水，一點都不相容。

「真是好吃啊，真矢妳的手藝越來越好了。」翔子出聲適時緩解了她們的對峙，真矢露出鬆了一口氣的表情，但馬上又因為卡農的話而僵硬。

「只不過是從鍋子裡舀出來而已吧？咖哩是一騎煮的。」幾乎是下意識的，卡農反射性地說出了事實，她的思考太過耿直，以至於反應過來這時候不該說出那樣的話時，已經來不及了。

三個人或坐或站，動也不敢動，凝重的氣氛甚至驚動了一向遲鈍的一騎，正在備料切菜的他疑惑地抬起頭，視線還沒看過去，就被一道冷靜的聲音截斷。

「一騎，之前問過你一次，可是你都沒有給我正面答覆。」慢吞吞地坐回吧台桌子前的總士，用手指輕敲桌面，恰到好處地開了口，將一騎的注意力拉回，「東京是個怎樣的地方？」

此時窗外的夕陽已經完全落下，在遙遠的海面下，隱隱散發著淡藍色的反光。白日裡波光粼粼的蔚藍色海洋，此時宛如一汪深潭，將所有的光線狼吞虎嚥的吞噬至海中的最深處，一點也沒有留下。

天色已經完全黑了，只有路邊幾盞路燈，勉強照出了那條沿著山腳而建的彎曲小路。

一騎收回視線，看著總士整個人沉浸在柔和的鵝黃色燈光中，明明這裡的每個人都是同樣的狀態，但他卻覺得，只有「那個地方」是不同的。

好像有一束看不到的聚焦光線，由上而下打在總士的身上，他就這樣坐在那裡，整個人都在閃閃發光。

「一騎？」許久不見回應，總士抬頭看了過來。

為了掩飾自己的失態，一騎露出苦笑，「你不是都看過我的報告了嗎？怎麼還問？」

「文字與影片，與當事人所說的話，畢竟還是有所不同。」在對待各種事情都無比認真的總士，理所當然的回答，「不管是多小的誤差，我都不能忽略。」

比起一點都不乾脆的青年，另外幾位客人與助手的反應，顯然正常多了，他們早就習慣了某人的口是心非，表情一亮，紛紛對一騎問話。

「聽說那座城市很大呢！好玩嗎？」真矢的臉上是一派的嚮往。

翔子則是抿了抿唇，才小聲地開口詢問，「那裡應該有很多有趣的東西吧？」

「有沒有看到什麼美女？」甲洋特意打趣，將方才殘留下來，最後一絲的尷尬完全一掃而空。

卡農還在思考總士剛才的問話，究竟是出於什麼心態，是察覺到她們三人無言以對後的體貼嗎？如果是，那發問的口吻也未免太過強硬了些，簡直像是在質詢一騎。

完全忽略自己那太過硬梆梆的語氣，卡農後知後覺的發現，大家的目光，竟然不知何時，從一騎轉到了自己身上。

「怎麼了？」卡農摸了摸自己的嘴角，應該沒有沾到醬汁才對。

「一騎這麼愛裝神秘，他不肯說，只好請從東京來的卡農大人替我們做說明了。」甲洋雙手合十，放在胸前對卡農作出一個祭拜的動作，引得翔子發出如門上風鈴那般清靈的笑聲。

「啊……對、對不起，我沒有取笑妳的意思，卡農……」

「我知道。」卡農很快地打斷了翔子的話，在看到真矢睜大眼睛望著自己時，又連忙補充了一句，「我不介意。」

「卡農……」沒有注意到好友在一旁對自己的義妹暗示，翔子深受感動。

「東京的建築物很高，人也很多，每個人都不停地在走路。」被翔子這樣淚眼汪汪的看著，卡農連忙開口，越說，情緒反倒逐漸平靜了下來，「無論白天還是深夜，無時無刻都能感受到人的氣息……對了，那裡的天空幾乎是灰濛濛的，很少看得到一整片的藍天。」

因為抬起頭，能夠看見的天空，實在是太窄了。

從冷氣排放出來的廢氣，混合成一股黏膩的熱風，從街道的彼端吹來，不停拍打著枯黃的樹葉。

「道路兩旁跟中央島上，種植了很多植物，可是樹木與植物都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乾巴巴的。」

小鳥的叫聲被更大的喇叭與說話聲所覆蓋……不，甚至早在很久以前，卡農就已經很難見到小鳥在樹梢上跳躍的身影了。

五光十色的電視牆和奪人眼珠的繽紛服裝，會讓人分心的事物太多太多了，反而讓自己忽略了「我」的存在。

眨了眨眼睛，遙遠的記憶在卡農的眼前瞬間散去，在這一刻，她決定坦率地面對自己。

「相較之下，我還是比較喜歡這裡。」五年前的卡農，大概完全想像不到，這句話會從自己的口中說出。

她輕輕地說，宛如秋風劃過樹林間的呢喃，又像是冬日飄絮在空中的小雪。

不像往常那般生冷的不近人情，又帶有卡農自己獨特的腔調，她這樣說。

「我喜歡龍宮島。」

坐在她正對面的翔子看著露出如此表情的卡農，開心地笑了，她抬頭看向正倚在吧台前，正若有所思的一騎，微微張開了嘴，「一……」

「——那麼，一騎，你呢？」

「啊？」

原本盯著空中彷彿在發呆的一騎頓時回神，往左邊，也就是突然出聲的總士方向看去。

一騎將左手隨意地擱在桌面，手邊正擺著一杯方才利用空檔，他又替總士沖泡的一杯飲品，而隔著不到幾公分的位置，就是挺直了背脊，端正坐在自己專屬位置上的總士。

「說起來，你之所以會回來，我想是因為……」

趁著一騎發愣地看著總士的空檔，翔子鼓起勇氣，用著顫抖卻堅定的聲音，算準了總士這一瞬間的停頓，溫柔且毫不突兀地插入對話裡，「一騎，你比較喜歡哪裡？東京？還是……」

「唔。」

聽見翔子的聲音，有一瞬間，一騎的頭微微地向她的方向瞥了過來，又很快地被總士用食指勾起茶杯握把的動作吸引了全部的注意。等到總士喝了一口飲料又將之放回原處時，一騎才突然驚醒過來，黑曜色的眼眸一一掃過眾人。

僅僅只是隨意地一瞥，視力傑出的他像是看進了每個人的心中，又像是什麼也沒看見。

然後，除了卡農之外，在幾人之中，唯一出過島後又回來的一騎，輕輕地笑了。

他順手拿起了放在一邊的托盤，夾在手臂下走回正在保溫狀態的咖哩鍋子前，打開鍋蓋，將一小匙調味料灑了進去。

「喜不喜歡嗎？」

一騎背對眾人，背對著溫暖的燈光，猶豫了一會，在感受到後方總士那太過灼熱的目光後，低聲回答，「其實，我也不知道呢。」

那漠然的口吻，以及太過冷靜的語調，讓在場的眾人同時聯想起一個人。

他們紛紛往那人的方向看去，又很快地將視線轉開。坐在一騎面前的總士穩穩地舉起咖啡杯，態若自然地一口飲下，那頭幾乎可說是全島最美麗的長髮在腰部附近微微捲起，隨著主人的動作輕輕地晃動。

很快地，更多的客人推開了門，裡頭有剛結束完訓練的後輩，也有剛下班的大人，熟悉的眾人們互相打著招呼。

很快的，令人愉悅的歡快說話聲響，再次充斥在「樂園」之中。

02.你們

「啦、啦啦、啦啦啦！」有一名少年哼唱歡快的不知名小調，踩著輕盈的步伐，走在亞爾維斯(Alvis)的基地走廊裡。

這座地下基地是用堅硬的合金材質打造，外部以「島嶼」作為偽裝，內部的設施可以滿足一切生活機能，即使跟地上被迫切斷聯繫，也能夠再自行運轉五十年以上，唯一的缺點，大概就是為了要優先滿足所需的設備，導致內部造型與色調上太過簡化。

這是比鐵還要堅固的要塞，正因如此，所散發出來的嚴肅氣氛，讓普通人光是靠近，就會感覺到如冰窖一般的寒冷。

幸好，真正能夠踏入這裡的人，絕非尋常人物。

他們是能夠犧牲所擁的一切，也要保護這座島，並以此為傲的人們。

而這就是他們真正存在的意義。

「啦啦啦、嗯哼、啦啦！」明明是一個應該隨時保持著警戒的地方，此刻，卻有一名淡褐髮色的少年，臉上帶著愉快的笑容，唱著歌。

他的無名之歌就像是一股和徐的微風，微微撥動著人們的髮絲，牽引著他們的視線向上看——

映入眼簾之中的，就是那片蔚藍又寬廣的藍色天空。

天空——大氣層——本身其實並不是這樣漂亮的顏色，這是由大氣分子和懸浮在大氣中微小的粒子對太陽光散射，所產生出的結果。

因為介質的不均勻性，使得波長較短的藍光最容易被散射。少年很清楚這一點，他完全能夠理解相關的知識，就像他可以清楚背出構成人體物質的元素一樣，可這並不妨礙他的認知。

——天空，很美。

即使他現在正處在暗無天日的地底之下，他的天空依舊毫明亮，還有幾朵白雲徐徐飄過，讓人心曠神怡。

褐髮少年像個孩童一般，踢著腳漫步行走，還不時停下步伐，隨意地抬頭張望，甚至就連一個毫無灰塵的角落，也能夠被他盯著研究許久，彷彿那處有一朵隱形的花，彷彿他現在不是站在無機質的牆壁之間，而是出來郊外踏青。

「來主。」一騎就這樣靜靜地站在這名少年的身後，微笑地看著他的背影，然後在人微微轉頭，正打算轉身時，出聲叫住了他。

在一條寬敞無聲的走廊上，突然被人從身後近距離地叫出了自己的名字，那人非但沒有一點警戒或是驚嚇的感覺，反而動作流暢地張開雙手，在完全轉身面對一騎時，跳起來抱住對方。

「一騎！」名為來主操的少年將雙手環在一騎的背後，開心地眯起眼睛，微捲的頭髮也從肩膀被他壓到了自己的臉頰與一騎的胸膛之間，猛一看，就像一隻大型犬在撒嬌，「你來啦！」

「啊啊。」因為兩手都拿著東西，被迫只能高舉雙手的一騎只能等來主自己消停下來後，才用肩膀輕輕地將來主撞開。

來主順著他的意思後退了一步，兩手背到身後，踮起腳尖，把臉湊到了一騎的面前。

那一雙明亮的眼睛裡，反射著金色的光芒，那一點一點的光圈最後凝聚在來主的心上，然後，他把這顆心拿出來，毫無防備地擺在每個人的面前。

這名從島外來到此地的客人，就以這樣的姿態，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大家的信任。

一騎曾經離開島嶼，在繁華的都市中生活了一段時間。他覺得自小住在封閉環境裡，龍宮島上的住民會有些排外與故步自封，是情有可原的，但卻遠遠比不上那些城市人在對待陌生人時，那種幾乎無視對方，或者不把他們當作能夠平等交談的對象的態度。

被這樣對待，從傷心難過到慢慢習慣，一騎也逐漸變成了如他們這般的存在。

因為每天能夠接觸到的人實在太多了，在心力有限的情況下，如果不是之後可能會接觸到的對象，只要盡到最低限度的禮儀，就這樣敷衍過去吧——久而久之，自己的心靈已習慣不再接受任何外來的澆灌，心中的花田逐漸枯萎，然後死去。

於是有一天，站在租屋處的狹小浴室裡，一騎把手壓在鏡子上，剛洗好的頭髮還殘留著水汽，水珠順著髮尾一滴一滴地落在了洗手台上。

『你在那裡嗎？』

他眨了眨眼睛，鏡子裡的人也跟著作出同樣的動作。

『我在這裡嗎？』

一騎低聲地詢問著自己，鏡中的那個人，神色看來僅僅只是有些憔悴，但眼底深處卻是一片無邊的黯淡，彷彿不見任何希望。

這樣的陌生人，一騎從來沒有見過。

離開島後的他太過興奮，樂此不疲地投身在一個又一個精彩的世界，這裡的每個人都如此明亮動人，好像只要待在他們身邊，自己也會變成那樣閃閃發光的人。

他已經好久沒有這樣清楚地審視過自己了。

心中念念不忘的夢想早已實現，他離開龍宮島，來到另一片寬廣的天空之下，卻沒辦法在這裡真正扎根立足。

他在這裡，卻又不在這裡。

那麼，何處才是他的歸處呢？

那個地方，不會是無趣到讓他厭倦，想要遠遠逃開的偏僻島嶼，也不會是充滿各種陷阱，不小心就會迷失方向的無情都市。

他對著鏡中的自己露出苦笑，轉身離開浴室，新的一天即將開始，而他現在最煩惱的，卻是今晚的菜色。

今天要吃什麼呢？他想著。

然後在不知不覺間，邁步走出家門。

「下次別再這樣了，湯汁會灑出來的。」來主閃閃發光的眼睛，將一騎從回憶中拉回現實，他連忙開口說道。

而對方那副隨時都會再撲上來的表情，更讓一騎心中警鈴大作，他連忙把其中一個外送專用的盒子塞到他手上，「拿去吧，你的午餐。」

「謝謝！好棒哦！是一騎咖哩！」

「都差點要被你給撞倒了啊。」一騎無奈地嘆了口氣，然後就看見來主不但已經把盒蓋抽起來夾在腋下，還直接把裡面的筷子拿出來，直接拆開，「別在這裡就開始吃了起來啊！這裡還有餐廳的吧！喂！」他忍無可忍地大聲吐槽，換來的是來主一臉純真閃亮的乞求表情。

「真的不行？反正現在這裡也沒別人啊？」

那是因為正常的人，在午休的時候，通常都會去餐廳裡吃飯。一騎才剛張開嘴，話還來不及說，就看見有人從走廊的盡頭遠遠地走了過來。

一騎比來主稍微高了一些，只要微微歪頭，那人的身影便全數落入了他的視野之中。他眨了眨眼睛，用著空下的那隻手朝著對方揮了揮，兩邊的唇角微微勾起。

「嗯？」背對著來人的來主很快地就注意到了一騎的微笑，不像是平常那樣習慣性的禮貌笑容，也不是敷衍的微笑，而是真心誠意，一閃而過的笑意，宛如一朵隱藏在茂密草原中的小花，只有在狂風吹過時，才會偶爾出現它的身影。

來主專注地盯著一騎的眼睛，在那雙溫柔的眼眸之中，看見一個倒影。有個人緩緩地朝著自己靠近，他的動作優雅流暢，舉手投足間都顯示出良好的教養，但臉上卻面無表情，讓人感覺到如冰一樣的寒冷。

來人的這股冷氣，正隨著他逐漸靠近而迅速消散……來主很清楚，這並不是自己的功勞，而是因為，一騎就站在這裡。

「來主，別鬧了。」基地公認的下屆總司令官，無論在戰鬥或者研究方面，都是頂尖到無可挑剔的皆城總士站在距離來主大約五公尺的距離，緩緩開口。

相較於現在依舊有些冷峻的表情，總士的聲音幾乎可稱作溫柔了，但卻讓人無法違背其意志，這大概就是所謂「上位者的氣勢」。

「總士……」來主抓了抓頭，轉身對著他吐了吐舌頭。

與甲洋一樣，來主也是總士的工作夥伴兼部下，相比之下，他在性格上可是更加活潑了許多。深知友人性情的總士阻止了來主的胡鬧，可他沒有說「一騎很困擾」，而是開口說出「大家都在餐廳等你」——就這樣簡單的一句話，就讓不看場合隨意胡來的來主停止了用餐的動作。

「我都差點忘記了！說好要一起吃飯的！」話落，來主就迅速地把餐盒蓋上，然後提著這個不算輕的飯盒，輕盈地穿過總士身邊，匆匆地往下一層的餐廳方向走去。

「下次別再隨便往人身上撲了，食物沒了就算了，要是燙傷人了怎麼辦？」兩人擦身而過時，總士的話靜靜地落在了來主的耳邊，後者頓了頓，往後看了看站在原地的一騎，露出一個天真燦爛的微笑。

「沒問題，一騎每次都有閃過啊！」來主一邊倒退著走路，一邊對一騎比出一個大拇指。

憑著一騎優秀的反射神經，想要避開任何一個人的衝撞，根本不需要花上多大的氣力，但為了避免傷了來主的心，一騎從不閃避，只是拿捏著恰到好處的距離，小心翼翼地保護食物而已。

一騎反射性地點了點頭，在總士的視線冷冷地掃過來時，他馬上停止動作，把自己偽裝成一塊僵硬的石頭。

總士扳著臉，看起來好像在瞪他，原本開始飄散的冷氣又凝聚了起來，凍得一騎無法動彈。

「呃……總士？」

一騎手足無措地站在原地，眼角餘光瞄見來主走遠，最後消失在轉角的後方，而明明背對著來主的總士，卻在此時放鬆了緊繃的嘴角，往一騎的方向又再走了幾步。

「我的份呢？」

當總士說話的氣息落在一騎的肩膀上時，環繞在總士周身的冷氣頓時消散，隱約間，一騎似乎還能夠聞到花的香味。

「在這裡。」聽見總士的問話，有些恍神的一騎連忙舉起雙手，把另外一份外賣遞了出去。

總士接了下來，手放在一騎的手背上，連著握把一起握住。他沒有開口詢問菜色，而是狀似隨意地問道，「我今天沒有打電話給你叫外送吧？」

「等你想起來，太陽都已經下山了吧……」想起開啟了工作模式的總士，一騎就只能嘆息。他吐出一口長長的氣，再緩緩地深深吸氣，就在這個時候，他猛然抬頭，往發出香味的源頭看去。

「我的臉上有什麼嗎？」總士莫名其妙地回望著他。

「沒、沒有！」一騎後退了兩步，極為自然地把手從總士的手下抽回，再傾身搭住總士的肩膀，強迫他轉身背對自己，「好了好了，趕快去吃飯，然後休息一下，午休時間就快要結束了。」

總士微微側頭，就看見一騎的影子落在自己的身旁，對方低著頭，好像在思考些什麼。

「一騎……」

「總士。」

兩人同時開口，又愣著看向對方，最後是一騎先笑了，剛好長到肩膀上的黑髮從臉頰邊晃過，髮尾輕輕掃過右邊的肩膀，「今天晚餐想吃什麼？」

望著他這樣的表情，總士反射性地想要扶住鼻樑上的眼鏡，撲了個空，這才想起自己打算去洗把臉振奮一下精神，順手就把眼鏡摘了擱在辦公桌上。

總士的一頭長髮長到了腰間，只要一點小小的晃動，就會像魚尾一樣左右擺動，一騎沒有注意到總士推眼鏡卻撲空的奇妙動作，反而分神地盯著那一閃而過的褐色光影，然後開始盤算要找一天幫總士修修髮尾了。

一騎還記得，自己曾經問過總士為什麼要留長，雖然這個髮型確實很適合他，但看在一騎眼中，只覺得要清洗跟保養什麼的，實在是太麻煩了，只有總士有那樣的耐心。

至於總士當時是怎麼回答的呢？一騎仔細想了想，發現自己不太記得了，好像，是跟某種「古老的傳說」有關吧？一騎確實有聽過類似的故事，譬如說，蓄髮是為了許願，等到願望實現了之後，才能夠把頭髮剪掉。

憑總士的個性，應該不會為了這種事情留長的吧？一騎努力地回想再回想，發現自己竟然不記得總士當時的答案了，現在如果再問一次，不知道總士會不會生氣？

一騎還在猶豫，就先聽見總士對自己方才的問話作出答覆。

「都可以，我不挑食的。」

「噗！」一騎沒有忍住，直接就笑了出來，雖然不管端上什麼菜色，總士都會面不改色地照著自己的節奏慢慢吃光，但從他略微皺起的眉頭角度，一騎就能判斷出這道菜合不合他的口味，久而久之，總士在餐桌上皺眉的頻率是越來越少了，但在工作外一向遲鈍的這個傢伙，絕對沒有體會到半點一騎的苦心。

「就當作是這樣吧？」

「就是這樣。」總士故作鎮定地點了點頭，一副雲淡風輕的樣子，「你不留下來一起吃嗎？」

「咦？我不是基地裡的工作人員，按照規定，是不可以留下來的吧？」

「你不是外人。」

一騎想了想，還是搖頭婉拒，「算了，餐廳還有好多事要做，我得先回去備料。」

「好。」

總士還是那樣冷淡的樣子，只是聲音似乎比剛才低沉了幾分，與其說是在生氣，好像是因為某種原因而情緒消沉。

大概是實驗做的不太順利吧？完全沒有發現總士是在自己拒絕一起用餐後，情緒才明顯低落的一騎，自顧自地下了結論，然後決定晚上要大展身手，做一頓大餐，好好地慰勞自己的好友一番。

「那麼，晚上見？」

「啊啊。」總士不自可否地點了點頭，站在原地，望著一騎毫不停頓的逐漸走遠。

看著那抹纖細又挺直的背影，踏上一階又一階的樓題，慢慢往上走，直到身影完全消失後，總士才猛然想起，一騎其實是不喜歡這個地方的。

和一騎同屆的同學與玩伴們，不是像甲洋跟總士一樣待在地下做研究，就是和真矢一樣接受訓練，操縱飛機翱翔在蒼穹之上。

只有一騎不行。

根據數據統計，住在龍宮島上的人們，智商與體力都遠高於平均值，特別是總士，更是各方面都拔擢頂尖的人才。

而與之相反的，就是一騎。

體能絕倫，但他的體質卻被判定無法加入戰鬥，智商只能算普通，跟不上總士主持的研究，只能一個人孤單地站在原地。

他被困在天與地之間，無法動彈。

所以那個時候，一騎才會想出島，他想去尋找一個地方，一個真正的棲身之所。

「所以，你今天為什麼會下來呢？一騎……」饒是智慧絕倫的總士，也還是有「不知道」的時候。

無論是什麼事情，只要事關一騎，他就沒有太大的把握。

——『要是我有兄弟姊妹的話，一定會很開心吧？』

昨夜，一騎曾說過的話，再次迴盪在總士耳邊。

——『假如說……我是說假如啦，我有時候會想，如果總士是我的兄弟就好了。』

那樣希冀又小心翼翼掩蓋的神色，讓總士的心幾乎軟成了一片。

從小到大，他幾乎沒有拒絕過一騎的要求，就連一騎說要出島，也是總士幫忙上下打點，站在碼頭上送走他的。全部的小夥伴都知道，皆城總士是站在真壁一騎那一邊的，要是對一騎惡作劇，就會迎來總士的十倍報復。

總士不會違逆一騎的意志，即使是這一次也一樣，即使……

「……可是我不想當你的兄弟，一騎。」

即使口頭允諾了一騎的願望，但說謊對總士來說，就像是呼吸一樣的自然。

「我一點都不想。」

他垂下頭，低聲說道，低啞的聲音迴盪在空蕩的走廊之間。

早就習慣的地下基地，總士覺得，好像比平時還要更加冰冷。

※

「一騎回去了嗎？」

如小鳥一般清脆的聲響在總士的前方響起，他停下用餐的動作，微微抬起頭。

來人端著盤子將來主從座位上推開，然後，一位嬌小的黑髮女孩坐到了總士的對面。她微微揚起下巴，坦率地面對著褐髮青年，手中的叉子毫不含糊地叉進了一旁來主的餐盤中。

「我、我的雞肉……」來主垮下肩膀，嘟起了嘴巴。

聽見來主顫抖的哭聲，始作俑者不為所動，吞下搶來的食物後，點點頭表示對美食的肯定，然後冷淡地表示，「抱歉，作為補償，我把我的青椒都給你。」

——如果忽略對話內容，只看表情，黑髮少女成熟的面貌，看起來就像是來主的「大姐姐」，但以外表年齡來說，這位皮膚白皙，如陶瓷娃娃一般精緻可愛的小女孩，看來不過十歲左右，在以年齡層偏低的基地裡，也算是一個極端的特例。

從黑髮少女身穿的白紫色制服來看，她不是基底裡任職員工的家屬，而是真正隸屬於此的一員，與來主可說是同事關係。

兩人一冷一熱的說話方式，造成了極為強烈的對比，引得餐廳裡其他用餐的人員紛紛轉頭望了過來。

「我才不要！」沒有察覺到別人的目光，來主先是被對方的提議嚇了一大跳，端起盤子挪動了幾步，逃到桌子的另外一邊坐下，「那是織姬妳不喜歡吃的，所以才給我吧？」

「怎麼會，我不挑食的。」

織姬冷靜地說道，若是一騎在場，鐵定會忍不住笑了出來——皆城織姬說這句話時的神態，就和剛才她的哥哥總士一模一樣，兩兄妹都同樣逞強。

不過，唯一敢笑話總士的一騎早已回去做開店準備，而基地裡的其他人，並沒有挑戰大魔王的勇氣。

唯二的勇者，大概就是膽敢在總士吃飯時坐在他身旁吵鬧與搭話的來主操跟皆城織姬而已。

總士吞下最後一口青菜，抬頭就看見嘴邊沾著飯粒的來主一邊揮舞著湯匙，一邊和織姬聊天。他微微皺了皺眉，開口訓斥，「來主，吃飯的時候，不要說話。」

「咦？為什麼？這樣很無聊啊！」

總士抿了抿嘴唇，普通的常識對來主是行不通的，這傢伙向來隨心所欲慣了，就算應自己邀約加入基地，也很少人能夠真正管束得了他。

「可是你一個人說話，也很沒意思吧。」對面的織姬感受到了胞兄的苦惱，端坐在位置上正正經經地咀嚼，在確認口中沒食物後才答腔。

「不會不會，我知道你們都有在聽我說話。」來主笑咪咪地對著兩兄妹比出大拇指，讓向來注重形象的皆城兄妹，只能在心中朝他翻白眼。

「對了，我昨天下班的時候，發現我之前在後院裡搭建的那個鳥巢，真的有小鳥跑進去住呢！超級可愛的！」沒有感受到對方的無奈，來主越說越來勁，乾脆放著最後一口咖哩不管，自顧自地說了開來，「我趴在樹幹上，探頭想要研究裡面的佈置，沒想到突然一個溼溼的東西『趴搭』地掉到我的頭上了，我一抹……哈哈！你們猜，那是什麼？」

……一點都不想知道！

總士臉色黑了一半，讓周圍偷聽三人說話的同事們瞬間退去，餐廳頓時變得無比空曠。

「咦？他們都知道答案？」來主驚訝地左顧右看。

「不，他們完全都不想知道吧。」已經用餐完畢的織姬拿起放在膝蓋上的餐巾，優雅地擦了擦嘴。

「是這樣嗎？」來主笑嘻嘻的說，似乎一點都不在意，「沒關係，我還是會告訴你們的，那個東西啊，其實就是……」

「來主，午休時間結束了。」算準時間，總士飛快地掐斷了他的話，「還記得之前我們談過的吧？既然你來到島上，就要遵守最低限度的規則。」他的語氣冰冷死板，冷酷的不近人情，即使只是理智地說出事實，還是會讓交談對象感受到一股被責罵的錯覺。

坐在對面的織姬不動聲色地揚了揚眉，悄悄打量著氣氛有些緊繃的兩人。

不出意料，來主只是頓了頓，揚起的笑容打散了空氣中冰冷的碎屑，「嗯，我知道了。」聽到總士的話後，他這樣說道。明顯意猶未盡的來主飛快低下頭，將最後一口飯吃光，再度抬起頭來時，輕浮的笑容已被專業的自信神情所取代。

平常和自己嘻笑打鬧，精神年齡更像是自己弟弟的來主，只有在這個時候，那雙如小狗一般純潔的眼神，透露出一股凌厲的氣息。

這就是讓自己的哥哥破例，即使對方遠在東京，也要想盡辦法邀請他來到島上，說服大人們破例，讓他加入計畫的天才少年——來主操。

織姬靜靜地看著他半晌，然後面無表情地把手上另一條乾淨的餐巾遞給他。

「嘴角旁邊，擦一擦吧……」

「謝謝！」來主笑著接過織姬的好意，完全沒有一點不好意思。

在這個時候，已經把餐桌收拾妥當的總士把待洗的碗盤分別放回一騎的外送盒子中，扣上蓋子。

或許是剛吃飽，血液集中在胃部的緣故，導致總士的思緒不像平常那麼敏銳。他眨了眨眼睛，下意識地用雙手提起了那兩個外送鐵盒。

「還真沉啊……」他低聲說道，真不知道一騎是怎麼提過來的。

已經站起身來要往辦公室移動的兩道身影倏然停了下來，一大一小同時看了過來，兩人的表情竟然如出一轍，來主比總士還更像是織姬的哥哥。

「你昨天太早下班，工作不順利，一騎想讓你稍微放鬆一下，所以才會來送餐吧？」

「因為一騎很擔心你啊！」

兩段不同的話同時說出，代表的都是相同的意思。

總士愣了愣，這才發現，自己竟然把那個「一騎明明不喜歡基地，為什麼還會過來呢？」的疑問給問了出來。

面對織姬與來主震驚的表情，總士只能低下頭，快速從兩人身邊走過，「該繼續工作了。」他說，步伐越走越快，彷彿只要再快一點，就甩開凝聚在他雙頰上的熱度與緋紅。

還有，那因為一騎貼心舉動，而跳動得快要失速的心跳。

努力跟上他的腳步，織姬微喘著氣開口，「傲嬌是不會承認自己是傲嬌的。」

原本體恤織姬的步伐，剛想要慢下速度的總士幾乎是落荒而逃。

「嗯嗯，我知道，就跟妳一樣。」

走遠了，總士還能聽見來主毫無心機地應了織姬一句，然後兩人說話的聲音，就被隔絕在他專屬的辦公室門外。

總士將背抵在門上，微微張嘴喘氣，佔據房間將近一半大小的螢幕還在待機狀態，灰黑色的屏幕上反射出一道清晰的倒影。

一名頭髮長至背後，長相俊秀的少年低下頭，將右手覆蓋在左胸上，聆聽著一下又一下如戰鼓一般狠狠槌打著自己胸膛的聲音。

「一騎。」

總士閉上眼睛，溢滿胸中的溫暖泉水，正緩緩地向外擴散，融化在空氣之中。

「一騎。」

他呼喊著這個名字。

舌尖上，腦海裡，心臟中，那人的身影無所不在。

幾分鐘後，總士的呼吸逐漸平緩，他用兩手輕拍自己的臉頰，決定開始繼續下午的工作。

就在這個時候。

面前的巨大螢幕突然打開，沒有畫面，只有摻雜著黑白條紋的灰黑色影像。

沒有開啟的音響突然亮起綠燈。

「沙沙、沙沙……」

螢幕與音響同步放出了聲音，然後，不停閃動的畫面與聲響一頓，全世界彷彿被「某個東西」按下了停止鍵，寂靜的空氣似乎凝聚成一顆黑色的球體，徐徐漂浮在總士的面前。

「這個是……」

在總士反應過來前，身體已經先做出了判斷，他不加思索地返身跑離辦公室，往艦艇上的指揮室跑去。

「呼、呼呼……！」平常充滿著光亮的走廊，在此時長的似乎沒有盡頭，總士的耳邊充斥著自己如擂鼓一般響亮的心跳聲，而周圍頓時暗了下來，他只能看見彼端最遠端的那點光亮。

等到他跑到指揮室的大門前時，感應式的電子大門正在緩緩開啟，總士察覺到在他的身後，似乎跟著不少人，有甲洋，也有來主，還有織姬。

而他現在沒有轉身去看他們臉上表情的餘裕。

當眼前的門完全打開時，總士幾乎是迫不及待地往前踏出了那一步。

於是他看見了。

在指揮室上的那面巨大螢幕牆上，一道不可思議的金色光芒，蔓延在整個畫面之中，然後穿透了螢幕，幻化出一隻隻金色的手，緩緩地伸向每一個人。

它們的所到之處，簌簌落下了點點金粉，就像是金色的雪粉，美的讓人為之屏息。

總士，以及其他的人都愣愣地看著這樣的絕景，直到那個聲音——

『你……』

一道天真又純粹的聲音倏地響起。

不是從螢幕兩邊的喇叭裡，也不是從廣播的擴音器中，總士覺得，那聲音似乎是從自己的心中所發出的。

『你……在……那裡……嗎……？』

陌生又甜美的女音，先是小心翼翼地，如孩童學語一般，慢慢地說著。

接著，「它」反覆練習，說話開始變得流暢。

在眾人面前，螢幕裡突然光芒大作，大家不由自主地閉上眼睛。

再度睜眼時，剛才停止流動的時間終於再度動了起來。

總士眨也不眨地盯著眼前的畫面。

雖然花了一點時間，但他終於認出來了，螢幕牆上所播出的那個監視器畫面，它所拍的方向，是龍宮島的外海。

今天是個艷陽高照的好天氣，在刺眼的光芒之後，金色的光芒與手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那蔚藍的晴空之上，有一道強烈的風壓，將周圍的白雲盡數吸了過去，形成一個白色的龍捲風。

「——你在那裡嗎？」

隨著心中的聲音響起，一個金黃色的人影，張開了天使般的羽翼，劃破蒼穹，從天而降。

「那個就是……」

與總士幾乎同期進入基地的同事與部下們紛紛騷動了起來，而在這個時候，織姬稚嫩的聲音倒顯得格外突兀。

總士感覺到織姬站到了自己身邊，柔嫩的右側臉頰貼在他的手臂上，而微微顫抖的小手則握住了自己的左手。

「沒錯，這就是……」總士吞了口口水，然後聽見自己開口，發出苦澀的聲音，「——異界體（Festum）。」

說出口的這一瞬間，原本沉悶的空氣反而一掃而空。

因為不安而跳動的心臟，恢復到原本正常的脈動，所有的情緒都沉澱了下來。這並非如死一般的寂靜，而是下定決心後所展現的意志。

總士緩緩轉身，面對著身後的眾人。

在他後方，那些大人們早已開始忙碌，指揮著槍砲攻擊著畫面中那如天使一般神聖的人形物體。

對，只是物體而已，因為「它們」的思考模式與身體構成，都和人類相差甚大，目前來說，根本不存在著溝通的可能性。

「這就是，我們的敵人。」

為了活下去，無法互相理解的彼此，唯有一戰。

「如果不能殺死對方，我們就會死，龍宮島也將不復存在。」

總士聽見自己用著無法想像、殘酷的聲音，靜靜地說道。

「所以，為了活下去——戰鬥吧！」

原本懵懂不安的眾人，在被總士的目光注視時，腦中浮現出的是自己在緊急情況時的應對與安排。他們走到了固定的位置上，戴上耳機，十隻手指輕快地在鍵盤上飛舞，開始了解各地的損害情況，並指揮當地居民進入避難通道。

「拜託大家了。」總士站在原處，看著肩負起下一代希望的人們，依序從自己身邊經過，走進指揮室裡，熟練地操作各種從來沒有接觸過的精密儀器。

他露出一抹微笑，再轉身面向螢幕牆，微微低頭朝著眾人示意。

然後，總士丟下了所有的人，往那個方向奔去。

「請啟動齊格飛系統。」

總士坐在椅子上，感覺自己正在緩緩升高。

各種繽紛的顏色在他面前一閃而過，最後只留下無邊的黑。

他在心中默算著各種數值，直到耳邊聽見一道細小的「噤……」時，椅子同時停下。

「所有的演算都沒有出任何差錯，反應的時間也在預計之中，太好了，甲洋。」總士露出了放鬆的表情，這是他和甲洋花費無數心血，進一步改良而成的系統。

是為了保護，同時，也是為了殺戮。

總士將手放在鍵盤上，好幾個視窗同時亮起，一台戰鬥機在總士的右前方飛過，然後響起了遠見真矢的聲音。

『第一層防護已經失效，敵人讀取了我方的攻擊位置，我們沒有辦法對它造成有效的攻擊傷害。』

『先牽制住目標的行動。』幾乎是不加思索地，總士說出了最適合目前的方案，然後在第二個視窗與第三個視窗之間一掃而過，堅定地說出了他的決定，『派出Mark Sechs和Mark Drei，協同作戰！』

『咦？等等，皆城君！』聽見他的命令，向來在執行任務時無比冷靜的真矢，忍不住發出悲鳴，『她們都只有在駕駛艙模擬戰鬥的經驗吧？怎麼可以……』

『現在就是最好的實戰機會。』總士斬釘截鐵地截斷了她的話，大概是察覺到了真矢那激烈的動搖，像是要解釋什麼般，他連忙繼續說下去，『我們努力這麼久，就是為了這一刻……交給我們吧，遠見。』

像是感受到了總士的心情，真矢沉默了下來，然後扣下板機，對著不遠處的目標展開更加激烈的攻擊。

像是在這一瞬間被真矢的氣勢所震懾，侵入龍宮島領空的異界體竟然停止前進，往東方避開。

『謝謝妳。』

坐在齊格飛系統裡，能夠察覺並指揮所有作戰人員想法與心情的總士不禁露出微笑，然後，按下了開關。

總士召喚了那些少年與少女們。

他們為了保護重要之物，矢志成為最尖利的刀劍，成為最堅固的盾牌。

「Mark Sechs、Mark Drei，法夫那，出動！」

——法夫那。

以傳說中沐浴龍血，成為不死之身的巨人為名，兩道巨大的人影乘著激烈的暗流從海洋底部噴射而出，穿過海面飛到了蔚藍的蒼穹中，分別矗立在異界體的正面與背後。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麻煩你了，皆城君。」

兩道不同的女音同時響起，從總士的畫面來看，有兩個視窗在不同的角度，同時面對著異界體。

即使閉上眼睛，他也能夠看見。

在兩架擁有爬蟲類一般扭曲怪異的四肢，無比堅硬的鋼鐵機器裡，坐著兩位柔軟又堅毅，在個性上毫無相似之處，甚至因此形成強烈對比的少女們。

一位抿起下唇，挺起胸膛，堂堂正正地面對著敵人。

另一位則顯得有些忐忑，卻也準確無誤地站在與之相對的位置上，隨時準備接應。

因為是初次戰鬥，她們的身體正不可避免地微微顫抖，這同時也是征戰在即的興奮，是在嚴格又漫長的訓練之後，她們期盼已久的一刻。

羽佐間姊妹，卡農與翔子，正各自拿著殺人的長刃，站在最危險的前線上。

保護著他們的世界。

（試閱完）